



情繫香江

再遇葉蒨文

黃佟佟

吃中飯的時節，女友小白發微信給我，在廣東新天地我們常去的西班牙館子裏遇到了葉蒨文和林子祥。葉小姐滿頭白髮，身材壯，深色牛仔褲配彩色小上衣，耳邊脖子上是碩大的珍珠，左手手腕上是滿手的金黃蜜蠟，有一種衝突錯落感，顯得既年輕又氣勢。

居然可以在廣州隨便碰到葉蒨文？我的另一個朋友阿媚說她現在和葉蒨文住同一個小區，有鄰居看到葉蒨文在樓下會所打羽毛球。她們那個小區是珠江新城裏最昂貴的所在，她的上一任業主是一位人盡皆知的內地球星。

怎麼能想到呢？居然會跟年輕時遙不可及的港樂偶像住在一個城市，真是想也不敢想的人生故事。

初中的時候，第一首學會的廣東歌正是葉蒨文的《祝福》。那時我在內地三線小城的化工廠子弟學校。在那個香港文化初入內地的年代裏，這首明白如話、輕盈溫情、帶著港式味道的歌曲是各方都能接受的交集。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張藝謀與鞏俐一起主演改編自李碧華小說的電影《古今大戰秦俑情》。滿眼愛意的鞏俐與西北男人傾情一吻，投入火海。背景音樂響起，是葉蒨文痛心天肺的《焚心以火》，「焚心以火，讓愛燒我以火，燃燒我心，承擔一切結果」。可以負責地說，除了瓊瑤，這兩女一男對我們這一代人為愛浴火、為愛癡狂的

愛情腦教育也「出力」不少。到了九十年代，《瀟灑走一回》成為超級金曲，「天地悠悠，過客匆匆，潮起又潮落」。白紗飛舞，腰肢扭動，手指天空，美艷白衣女神眼中似有無限情義，「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詮釋了全部的九十年代精神。是啊，時間這麼緊，機遇那麼難得，必須要「我拿青春賭明天」。時代出航，人間冒險，直指人心，問你「何不瀟灑走一回」。

在當年的時代裏，葉蒨文雖紅，金曲雖多，但並不受樂評人和文藝青年的待見。與同時代的梅艷芳相比，她不夠傳奇；與後來的林憶蓮相比，她不夠都市和細膩；與王菲相比，更缺少不羈與酷炫。雖然批發式的大量葉氏情感湧入內地，但在港樂史上，葉蒨文一直處在被漠視的狀態——人們覺得她的歌不夠高階，氣質略俗；她嗓音天賦有限，就算在最紅的時候，她也常常唱劈，當眾自嘲「我唱了十幾年也還是會走音」。年輕時有大波浪、大耳環、金鏈子，更是多狗血三角戀的主角。她缺乏安全感，強烈地要去愛，有時像個傻大姐，倒也把在慾望裏的輾轉流離唱得這樣赤裸與天真。喜歡葉蒨文的人，大約都喜歡她歌聲裏那種要把心揉碎了、掏出來給你的癡情，黃鶯甚至說葉蒨文是他最疼愛的歌手，「因為她的歌裏有一種罕見的真」。

「沾濕雙眼漸紅，難藏熱暖及痛悲，多年情，不知怎說起……」1994年，她出過一首不太流行的《珍重》，23年後，賈樟柯導演在他的電影《山河故人》裏三度用到這首廣東老



葉蒨文2005年在丈夫林子祥的演唱會上。

歌。這位迷戀於上世紀情懷的文藝導演說：「十幾年了，這首歌一直在生命裏」。誰能想到當年最不文藝的女星，到了多年以後成了最文藝的導演心底最深的記憶，大時代就是這樣的因緣際會。

九十年代，港樂大舉進攻內地時，葉蒨文正當紅，多少小鎮青年在她赤誠到有點愴俗的歌裏偷度了歲月，打濕了青春；他們每一個人都是賈樟柯，在最孤寂的歲月裏，被遠方一個華麗女人掏心掏肺的柔情安撫，觸到了人生最熱鬧，也是最辛酸的那一部分。「若柔情消去，像片煙去化作唏噓。」

出生台北，加拿大長大，香港成名，發過演員夢，最終以歌留世，退隱二十年，2022年再到內地發展，北上翻紅成為懷舊明星，內地置業，大灣悠遊，戴着蜜蠟的葉蒨文哪能想到她起伏的星光生涯有這麼一齣。

而她昔日輻射的萬千粉絲之中，有一個小小的我，住在離她小區不過千米之處。這粉絲在三十多年前一個巨冷的湖南冬天，因為暗戀未遂，躲在冷風中的水塔裏，拿着手中的Walkman，一遍一遍在聽遠方的那個女人在濃郁地吟唱：「晨霧裏，凝住了千山萬點蒼翠，晚風中，湖面那飛鳥在追隨。」

山河流轉，故人相見，人世流離，時代巨變，多年情，竟不知怎說起……

(作者為騰訊大家專欄作家)

暮去朝來

吳華中

望梅止渴

到了黃昏，夕陽慢慢地投入到夜的懷抱
閃爍的星星，回到山頂
眼前，「一個個鮮活的面容
湮沒了黃塵古道」

四周寂靜，我看見
一堆堆烽火燒紅了山谷
——雕刻着墨一樣黑的歷史
我聽見，那嗵嗵的馬蹄聲
把刀光劍影和鼓角爭鳴
傾倒在長江乾渴的心裏

(作者為江蘇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員)

劇情

我把你很多年前寄給我的信拿出，摺成小船
然後，向小河裏投進去一塊塊石頭
我看不到漣漪，但
我能感受到浪在翻滾
——「千里江陵一日還」啊

那些泛黃的文字，打開歲月的鎖
而回憶成了一個偏執狂，被撈上岸
一片片音樂的羽毛隨風起舞
遠處，誰家的窗戶悠悠地唱着《葬花辭》
一遍一遍地，波濤起伏

時代詩行

豆腐的品質

王舉芳

無意中碰到中學時的同學，二十多年光陰，把他從一個青澀少年催成了一個穩重而略帶滄桑的男人。

「看，我們都老了。」我說。

「我們沒老，老的是時間。」他的臉上盛開着一種光澤。

「都人到中年了，怎能不老呢？人到中年，如同天過响，接着便是夕陽西下了啊。」我無限感慨地說。

「哈，還沒改多愁善感的毛病啊，其實看你幹什麼了，如果做着自己喜歡的事，你就感覺不到自己的老去，因為你的心每天都是快樂的。」他的笑如同少年時一樣明媚。

他初中畢業就退學了，因為家裏經濟條件不好，他就回家繼承了家業——做豆腐。

每天碾糝、磨漿、煮漿、下膏，把豆腐腦兒倒進模具裏，用石頭壓住，等豆腐成型，放在車上載着走街串巷去賣。

枯燥的日子一天天重複，青春的夢想一天天咬噬他的心房，他不想做一輩子豆腐，像父親一樣碌碌無為。他有了一個大膽的想法，他要離家出走，到外面看看世界的精彩。

他真的離家出走了，帶着父親準備買豆子的錢。

城市裏就是比鄉下好，筆直的街道寬敞乾淨，車水馬龍。穿着整齊時尚的男女，走進一座座寫字樓。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有一份體面的工作，而不是整天大街小巷

敲着梆子賣豆腐。

華麗的城市似乎總和他作對，他想要的好工作全把他拒之門外，大多數公司都拒絕接受一個初中生。公交車上，有人偷走了他所有的錢。他沮喪極了。只好回家。

父親和母親沒有責怪他，也沒追問他去了哪裏，只是默默地做豆腐、賣豆腐。

他在床上躺了三天，除了上廁所，他沒出過門。第四天早晨，他早早起了床，起來去和父親碾糝、磨漿、煮漿，望着豆漿在大鐵鍋裏翻滾，他覺得像極了自己青春躁動的心。父親給倒入大缸的豆漿下膏，豆漿慢慢凝固成了豆腐腦兒，把豆腐腦兒倒進模具，放上木板，用石頭壓住，父親擦擦臉上的汗珠，望着他笑了。

他問父親：為什麼做了半輩子豆腐都沒夠呢？父親說：豆腐多好，不張揚，不欺詐，表裏如一，清清白白。

漸漸地，他喜歡上了做豆腐，也體會到了做豆腐的快樂——與一個心口如一的夥伴在一起，是多麼的幸福。

他說別人做豆腐都改了新工藝，他依然按照老工藝做豆腐，雖然費時費力，但保住了純正的口味。我向他伸出了大拇指，他笑了，笑容明淨。

他說這輩子就做一塊豆腐，簡單到透明。

是啊，像豆腐一樣，外表和內心一樣純白，是多麼可貴的品質。

(作者為山東省作家協會會員)



豆腐的外表和內心一樣純白。 AI繪圖

文學溪林

梁鴻鷹

你的文字不必僅僅是自己的紀錄，它同樣可以成為卸下面具的途徑，幫助他人忍耐下去，繞過生活中的小道，在不可能獲勝的時候，躲過某些支柱與棟樑的襲擊，成為空氣中的粒粒煙塵。

腦海中的那塊自己生命曾經蓬勃生長之地，同樣是自己的靈感寶地，藏匿了萬千隱密，幸福、失意、憂愁、憧憬，時常闖入我的夢鄉，不停呼喚着你的筆墨，我記憶的眷顧。

但你遲疑、等待、懷疑，信不過自己的想像，對自己召回往事的能力不滿，常躊躇在構思與書寫之間，拿起、放下，再拿起、再放下，閱讀、行走、思索，把自己困在一個角落，等待着那個叫靈感的東西。

靈感出沒無定，像個膽怯的冒險者，立在記憶枯枝敗葉間，等待狩獵者。你力圖扮成一個不合格的狩獵者，因為沒有趁手的武器，目力在目標面前常常有所不逮，也由於遲疑、拖延，最終失去最佳時機。

每個人的出生或者是一件開天闢地的大事情，或者是一種巨大煩惱的開始，或被嫌棄的起點，在一個不具名的偶然裏，混沌中的一次核酸化合，真實被勇敢所沖決，身在邊地的亞當與夏娃，各自以一己之力，為世界贏得一次新的重生。他們慶幸，他們想僥倖，他們也陷入不幸。邊地的寒涼，即使再昏暗，再寒冷，再貧瘠，也難以阻擋這一次被注定的沖決，狂喜只令一切摧枯拉朽。你作為邊地夏娃的後裔，承載夏娃的希冀，不想辜負她用自己生命所賦予的犧牲，新生兒的意義在於，讓純粹與真誠淪為最大的祭品，只為祭獻，只為一次讓渡。以夏娃對自我的捐棄，將自己的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捐獻出去，不着一點痕跡。

難道你能理直氣壯地回到童年嗎？一次回到，無異於一次憑弔或埋葬。懼於回鄉，便是懼於探向自己的往事，只是，那失控的過去，每每在不恰當的時候，讓你闖入水草豐美的童年一方領地。

過去那是個駝鈴迴盪的地方，也曾風沙瀰漫，也曾五畜興旺，糧食剛夠人口用度。你把它視為小城，曾經的公署所在地，俄式的規劃，亦復遵循古早的規則，建得方正得體。馬路五縱四橫，日夜承擔着車輪、步伐、畜履，爭奪着你的記憶。

人們將自己生活過的地盤，當成回憶的依託，所在即所思，你回首，憶往，即便是一次次捏造，一個個虛構，難免讓故事干預一次次地降臨。

夜孕育夢鄉，而每一個夢鄉，搭載着刻意或不經意的生活。有人袖着手，有人裝扮自己的悲歡，有人只歡喜自己的歡喜。你放棄寂寞，守己如舊，讓飽嘗心酸的過往，成為一次次關闌的意興。

你的記憶既不為未來，也不為現在，只是留下不同的痕跡而已。你想讓記憶逆流而上，像輪槳徐徐地、懶懶地拍打那渾濁的河水。放心寫下自己的記憶之書吧，這是一個在自己地盤裏的不朽空間，別指望什麼飽含滄桑，交出自己的靈魂，才是應有的選擇。牢記，更多的時候，寫作像時而給愛人一枚失而復得的別針，時而向花園長椅投以花草。

你別指望大家很快就能明白，小城的所有進行性秩序，由位於城市中心的一個圓形的街心花園輻射出去，大家會在意這些嗎？別令自己的絮叨失控，你本不在意的，或許才是別人的興趣所在。人們想通過文字，路過一層層障，夠着那種濃厚、斑駁，離奇得難以形容的生活表象。一切都在以驚人的速度開始奔流，不捨晝夜。在

日夜與詞語搏鬥

梁鴻鷹

你的記憶中，那段段生活，已經被放平；切開，彷彿是一條魚，由一個善良捕撈在手，極端誠實地帶回家裏，天才要獻給面龐美好的旁觀者，看到的是悲慘，講出來的卻是一個童話。

上工下工，上學放學，生老病死，四季輪迴，千萬別都在文字裏展露無遺。

當時你年歲還小，不懂如何寂寞，於是將所有的地方，都變成了遊戲的地盤，與大家一同製造屬於每個人的驚喜，將蹦蹦玩耍的腳步，分布到那些不同的角落。風沙、黃土、泥濘、水草、樹木、稀疏的植被，阻擋不了全部的頑皮。你一次次如入無人之境般的聚集，讓興奮不給自己須臾喘息。

在你的筆下，除了不遠離朋友，你小心不讓任何東西會折磨到人們，請交出自身的能量吧，不是將能量消耗在那四四方方的小城裏，再成為好學生，就是回到成為養家餬口的人之後，興奮地看顧這裏的一切。

自己，家人，他人，不止是日復一日的陪伴，同樣可以充當着祝福、給予或依靠的對象。這使你更清楚地意識到自我的實有性。曾經的完整，是給予的完整，曾經的破碎，亦為回味的破碎。一切開始都會通往完整或破碎。自己以為完整的自我，因一次次的終結，一個個熟悉或不熟悉的人的離去，終將不那麼完整，過去感到肯定的，似乎不再那麼敢肯定了。我們借口專注於自己，想暫且忘記某些傷痛。

你急欲幫上時間的忙，重新拾回逝去的一切。該來的會來，有多少過去，就有多少未來。你想好自為之，不過分依賴時間，誰叫我們不停地進入兩難之境？我們終身在與不可能打交道，拯救自己，遭遇他人。你也在與時間一道飽嘗辛酸，風沙之後，留下的，帶走的，讓曾經的你，不再成為有新的累贅的人，不再為你增添新的回憶。浩瀚的一切，囊括了所有，記下這些回憶遠非易事，不必帶有儀式感，如果全任由頭腦中生發，自然地出入於過去與未來。

你想每日都枯坐於冷寂之中，或者一日寫出三千字，或五天都找不到一款合適的句子。

因為文字，你不處於閉環之中，沉浸於一件神秘的事物之中，這比放棄一次思考更為苦情，儘管你不明白，存在、起源、自我、表徵，只能在思維的腹地中行進。記下自我意識的印記，在深入的閉環裏，忘卻寫作腹地的存在，在新的文字中為他人調製出一碗碗鮮美的湯汁。

不少人對自己的未來有所期待，為此你願接受時間的考驗，不再收回自己的決心。期待大半會在旅行的途中結出果實，當我們伸手夠得着這些果實的時候，果實才實實在在存在的；豐碩或貧瘠，富裕或匱乏，但願不是你個人的感受。

請嘗試打開各種器皿，暫且做一個好奇的玩家，維持自己作為生命掘井者的角色，或抓緊承認時間是個偉大的提醒者吧。你今天看到的，無論在對面，還是在旁邊，都不必具有真正的意義。明天要迴避的，卻有可能是日復一日產生的意義。意義越來越像沉澱物，無事可做，產生意義，對未來祈禱，產生意義，一切巧合，不過是一次次把我們運往彼岸的借口。無法言表的苦，必是已略過。夕陽，每天我們可以遇到，朝霞卻未必來得及觀賞。

你日夜與詞語搏鬥，想像着下一次勝出。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文藝報》原總編輯)